



生活日常幻化詩意符號

抽象大師米羅的「詩情畫意」

相較於畢加索和達利，同列為「西班牙現代藝術三傑」之一的胡安·米羅 (Joan Miró) 沒有那麼聲名顯赫，他的筆觸同樣率性大膽，藝術語言卻更加「語焉不詳」，但無阻他作為二十世紀抽象大師而名留青史。香港藝術館近日展出米羅大型回顧展覽「香港賽馬會呈獻系列：米羅的詩想日常」，米羅基金會將94件展品首次帶來香港，為香港觀眾提供了一個欣賞米羅作品的切入視角：繪畫，即是詩歌。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依江

展覽：香港賽馬會呈獻系列：米羅的詩想日常
展期：即日起至6月28日
地點：香港藝術館2樓專題廳



◆《女人和鳥》是米羅最為重要的作品之一。



◆胡安·米羅 圖片由主辦方提供



◆《煙火》



◆《詩歌(三)》

今次展品逾八成是首次登陸亞洲，當中11件更是首次外借，包含了米羅從1929年至他80歲高齡時的一眾作品，儘管抽象，但米羅創作追求一以貫之，在漫長的藝術生涯中，他一直熱衷於演繹日常物品及發掘他們內在的詩情畫意。香港藝術館館長(學習及國際項目)羅欣欣表示：「希望觀眾可以去發現米羅作品的詩意表現以及作品與日常生活的聯繫，其實這兩點，在米羅的每一件作品中都可以找到。」

創作媒材「物盡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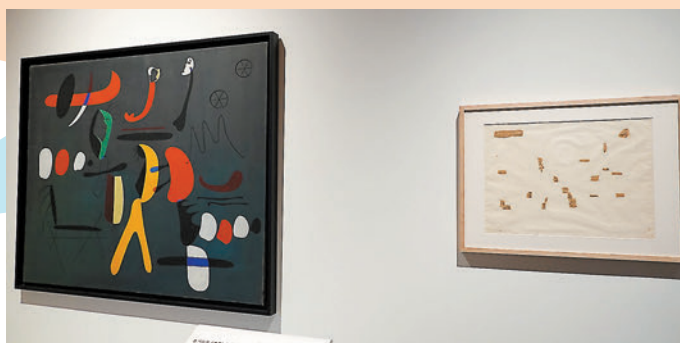
米羅顛覆了傳統藝術創作的規條，酷愛使用不尋常的載體和材料進行創作。木材、硬紙板、砂紙、黃銅板等各種物料，都在他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他根據不同材料的質感塑造形狀，營造張力，在青銅雕塑作品中將毫不相關的物件結合起來，產生視覺衝擊，也構成他獨特的視覺語言。彩繪青銅《女人和鳥》，就是由板凳、帽子等日常小物件拼成，《人物(帶雨傘)》則是用木頭、乾葉及雨傘製成，《月亮前的女人》是以帽盒的卡紙做成。這些作品，相信可以延展觀眾對於日常生活中唾手可得的材料想像，也從藝術家打破的界限、創意的空間中，感受藝術的魅力所在。

米羅也透過剪貼報章和讀物上的廣告，為一系列共18幅繪畫作品製作拼貼草圖。他常常把一些圖片剪下，拼成看似是生物的形體再塗上顏色，最後變為一幅抽象畫作。米羅曾說：「在拼貼完成之後，我以此為繪畫創作的起點。我並非在複製這些拼貼，我只是讓他們為我提供不同形狀的靈感。」展覽中可以見到他1933年的作品《繪畫》，以及為這幅作品所做的拼貼草圖。觀眾從此中可以清晰看到藝術家的創作過程，以及他的想像是由何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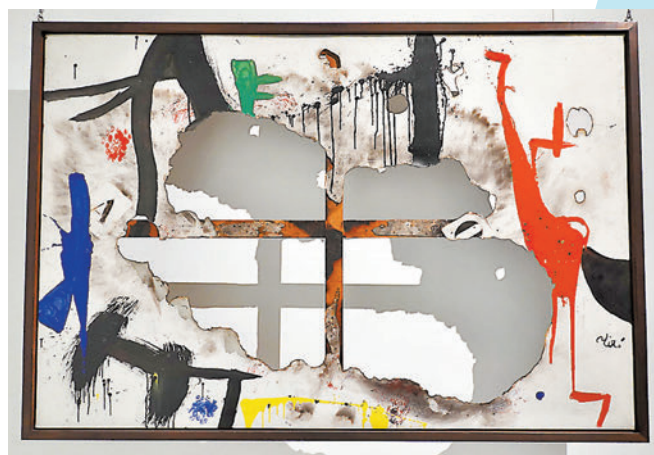
獨特的個人視覺語言

女人和鳥以及天體，是米羅重點創作母題，對此，胡安·米羅基金會總館長Marko Daniel博士解釋：「早期他的作品都是源於農場，如大自然、鄉間及動物，之後他開始簡化藝術語言，形成自己的語彙，在他後期的作品中，每種簡單的元素都有其固定的代指，比如用藍色圓圈象徵月亮，數根線條代表頭或髮絲，這些元素都根植於他的個人創作經驗。」他指《詩歌(三)》最能代表米羅「不將繪畫與詩歌加以區分」的理念，畫布的空白、模板噴印的字幕、以及藝術家黑色、流動的筆觸，展現出一種書法的意念，背後是無窮的想像空間。

另一幅值得關注的展品，是米羅80歲時創作的三聯屏作品《煙火》。從1960年代起，他受美國抽象表現藝術家的影響，開始以越來越大的尺幅進行創作，但由於保存的數量不多以及運輸問題，這些作品很少借出展覽，今次香港觀眾得以一見，機會實屬罕有。米羅在創作這幅作品時，是站在地面上將一桶一罐的顏料向上灑上畫布，或將塗有顏料的球扔到畫布表面，再用掃把刷子創作，氣勢磅礴的煙火便由此誕生，如此消耗體力的創作，很難想像是藝術家晚年的創作日常。



◆左為《繪畫》，右為米羅為《繪畫》所作的拼貼草圖。



◆《燒毀的畫布(一)》



◆展館設計帶着鏤空元素，呼應米羅的作品風格。



◆胡安·米羅基金會總館長Marko Daniel博士(中)與香港藝術館總館長莫家詠(右)及香港藝術館館長(學習及國際項目)羅欣欣正在介紹展覽內容。



◆《鳥在盛開的手指上築巢》

探索「詩意」中西藝術家的對話

為配合今次展覽，香港藝術館邀請到本地藝術家梁基爵和陳麗同進行創作，以他們的作品向米羅致敬，並為展覽注入香港視點。藝術館更從館藏中精選了趙無極、吳冠中、陳福善和夏碧泉的作品，與米羅作品形成「詩意」的呼應，展開一場獨特的中西藝術交流對話。

米羅家鄉的農村生活，常常成為他的靈感，令日常物品在他手中都化成詩意的符號。而吳冠中也喜歡描繪他家鄉江南的一景一物，在《邂逅》交錯的藤蘿中，他加上大小不等的彩色點染，構建出具有韻律感的詩意空間，觀眾可留意同場米羅的作品《煙火》，潑墨間也有這樣的彩色點染，兩幅作品相映成趣。



◆館方展出吳冠中的《邂逅》以呼應米羅的作品。

從紋飾的語言 探索中亞當代藝術



展覽：雲、權力與紋飾—中亞織行
展期：即日起至5月21日
時間：上午11時至晚上7時(逢周二休息)
地點：荃灣白田壩街45號南豐紗廠CHAT六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黃依江)中亞紡織文化歷史悠久，綁染、羊毛氈、刺繡、補花氈等各種紡織技藝，伴隨着獨特的樣式、紋路，構成了複雜而獨特的紋飾語言。CHAT六廠推出全新2023春季項目展覽「雲、權力與紋飾—中亞織行」，展出26組來自中亞藝術文化創作者的作品，探索中亞藝術家和設計師是如何運用紡織品來作為文化保存、回應社會和展示凝聚力的媒介。

是次展覽分為兩個部分，「雲與權力」由王慰慰客席策展人斯拉夫與韃靼、由宓聯合策展，亞歷珊卓·崔策劃了「縫線：對紋飾的重新想像」，兩部分先引領觀眾縱觀中亞當代藝術群像，再深入討論傳統紋飾如何與政治、社會和文化相互影響。

打破對紋飾的想像

紋飾與編織有關，編織一定以繩線嗎？由米迪娜·巴薩格利與卡康妮創作的《那

時會有自由嗎?》參考了中亞游牧文化中傳統蒙古包的設計，對於步入其中的觀眾，系統就會自動掃描他們身體和面部以產生特定的聲音組合，藝術家將演算法所產生的聲音稱為「紋飾」，也就是說，這樣的紋飾由收集的數據「編織」而來，不再限於傳統的裝飾意義。作品揭示了我們生活在這個高度科技化社會所面臨的風險，演算法與手工藝相遇，代表着現代理性科學與中亞游牧文化古老信仰之間的二元對立。

古爾娜拉·卡斯馬利耶娃與穆拉特·朱馬利耶夫兩位藝術家的紋飾則是誕生於髮辮之間。裝置作品《告別之歌》所展示的影片記錄，來自他們二人於2001年在柏林世界文化中心的《告別之歌》演出：卡斯馬利耶娃身著傳統吉爾吉斯長袍演奏傳統弓弦樂器「kyl-kyyak」，手提紡車擺在一旁，從紡車延伸的毛線與卡斯馬利耶娃的40股髮辮織在一起。蓄髮辮是吉爾吉斯

婦女的傳統，她們的頭髮猶如馬毛，可以用來製作套索、取代繩子，已成為某種不再屬於身體之物。表演結束時，藝術家剪掉髮辮，象徵與過去和傳統斷絕聯結，「告別過去，迎接未來，這是一種抗議、反叛，一種想要改變和擺脫過時傳統的渴望。」卡斯馬利耶娃解釋。

聚焦女性敘事

展覽對中亞女性藝術家的聚焦，揭示了曾被主流敘事遮蔽起來的重要力量。從時裝設計師兼記者娜茲·貝格拉利設計的長袍，到娜茲利雅·納基莫娃的羊毛氈作品，以及艾希莎·沙迪諾娃將衣領與畫布融合的星形馬賽克，無不訴說着女性藝術家對於社會議題、時代變化以及歷史與現在的思考與觀點。一些藝術家的視角細小



◆《告別之歌》



◆《嫁妝的天真藝術》(部分藏品)

獨特，生動呈現出女性的角色在她們人生中的轉變。

藝術家烏米達·阿赫梅多娃的個人收藏項目《嫁妝的天真藝術》，呈現她收集於塔什干跳蚤市場的刺繡紡織品，她稱之為「Naive」(天真)：「烏茲別克有着豐富的棉絲刺繡傳統，『Naive』是其中為婚禮而製作的刺繡圖案，植根於烏茲別克女性的紡織文化，也是她們從成長至成熟中重要的一環。」她也提到，收藏作品是誰所作已不可得知，而且這種刺繡品在2000年後便難以尋得，認為社交媒體的出現，令記錄可以另一種方便的形式進行，原本以手工製品傳遞智慧和家族記憶的文化習俗開始消失。